

中國古文，蕭何學三韓並興，人門授教並傳言其學。

由其姓門戶以咲聲入與學士間而交游。

樂。而《題·翁中祐四體琴賦》寫出景翁與蘇東坡的姑事。

印內門書」<sup>①</sup>。由該一處文字可知咲當和翁人與王觀音翁的傳

（唱何當）陳實翁書。據用翁字何當，翁門中去聲，知翁語王

詩舉止。當刺史常徵賦，翁門可以嘗候翁人翁知翁始事。翁

「長，翁其守卓式，翁門豈」<sup>②</sup>。紀念弘一大師誕辰一百一十周年

# 妙蓮法師所知道的弘一大師

月齋翁本。文中長文只列頁數。

靈隱寺齋會，並德：「壬午五月重五，入寺齋會，今日對

○。又壬《書·刺何當識翻山少》姑事翁開頭，寫得王壬五月五日曉

靈隱寺齋會，並德：「壬午五月重五，入寺齋會，今日對

○。又壬《書·刺何當識翻山少》姑事翁開頭，寫得王壬五月五日曉

## 道仰

靈隱寺齋會，並德：「壬午五月重五，入寺齋會，今日對

○。又壬《書·刺何當識翻山少》姑事翁開頭，寫得王壬五月五日曉

僧——印光法師，被妙真和尚委任該寺庫房之職，無緣親受印光法師教誨。一九三七年農曆四月，我陪同妙真和尚的弟子本德師一起去南京龍潭寶華山第二次求戒後，就到青島湛山寺親近弘一大師，在湛山寺，我就隨衆親近弘一大師學律。當時弘一大師教授律學，主要讓學僧圖點和聽講《隨機羯摩》以及大師自己編著的《隨機羯摩隨講別錄》等，讓大家抄寫學習。弘一大師一般很少講話，他說：「學戒律的須要『律己』、不要『律人』。所以大師的身教重於言教。自此我便跟隨弘一大師來閩南一直到他圓寂。

我在親近弘一大師的歲月中，大師曾多次教誡我：「應看一切人皆是菩薩，唯我自己是凡夫」。同時還大力提倡在家學佛的八關齋戒，並且又教誡我：「要看自己是擦桌子的布」這些都是要我尊重別人，不要看不起別人，以此消除貢高我慢之心。要「只管自己，不管別人」達到「是非以不辯為解脫」。

譬如弘一大師在六十歲的時候，曾書「發心求正覺，忘己濟羣生」

一聯對，及「與禽畜雜類比肩受苦爲丈夫者豈不羞哉」的中堂書法贈我以此爲教育。我對這話體味很深，如果能做到不與普通人同流合污，「只管自己修行」這樣出家就有了收獲。以上這些就是我多年親近弘一大師的收穫和受用，特別如何做人，對我修行用功有很大幫助，可說是終身受用不盡。

問：請您老更詳細地談一談，親近弘一大師的因緣。

答：我在蘇州木瀆靈巖山寺當庫頭時，聽說弘一大師在青島湛山寺佛學院講律，於是便打算前往青島。因靈巖山寺的方丈妙真和尚要我陪其徒本德師去南京龍潭寶華山隆昌寺求戒，我們在一九三七年農曆四月初八日釋迦佛聖誕，戒期圓滿時，我就同本德師一起前往青島湛山寺學律，親近弘一大師。

當時，弘一大師正從廈門到青島湛山寺，在寺中講律，其中所用的課本是《隨機羯摩》，律講完後，時至八月，日本帝國主義要侵略青島，有人勸弘一大師離開青島，因此，我和弘一大師離開湛山寺，經上海時又聽說日本帝國主要侵略上海，於是我們一起來到廈門，大師住萬石巖，我們住中巖，自修律學。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南普陀後山國民黨軍隊，用槍炮打日本飛機，我怕日本飛機來轟炸、毀壞南普陀寺的建築和歷史文物，我就向會泉法師、慧童法師請假，往南普陀寺誦經祈禱，菩薩加被，十七天中沒有飛機來南普陀寺。

一九三八年一月，弘一大師離開廈門到晉江草庵寺，泉州承天寺講《普賢行願品》。當時我也到泉州住在承天寺的庫房樓上。聽弘一大師講經，到農曆四月底，廈門淪陷了，這樣我們就無法回廈門了，從此開始我五十餘年一直住在泉州、晉江、惠安各寺。一九四一年四月，弘一大師在永春、南安弘法到晉江福林寺安居，我也在福林寺親近大師，時上海佛教大藏經會要弘一大師把編好的《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編》寄去上海出版流通。那時，弘一大師怕原稿遺失心中有顧慮，於是便把弘一大師所編著作約十

七萬字的親筆手稿，描成副稿本三冊，弘一大師就把副稿寄上海大藏經編印會出版。到了十月初三的南山律九祖道宣律師圓寂日（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時，弘一大師把《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編》三冊的原稿，寫一紙條「敬呈贈妙蓮法師供養」此書現收藏於泉州開元寺弘一大師紀念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農曆十月初十），弘一大師就介紹我去永春普濟寺閉關，於是，我就奉命離開晉江，當路過泉州開元寺時廣義法師就勸我留下來在開元寺閉方便關，並寫信給弘一大師要求，得到大師同意後，我就留在開元寺藏閣深居了。這時，壽山法師也要求學律，弘一大師叫我與壽山法師一起住在開元寺藏經閣西邊前房共同研習他新編約《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編》一書。

一九四二年四月弘一大師從惠安弘法回泉州，住溫陵養老院閉方便關，看我有道心，能吃苦用功，爲人正直，要我與他同住。當時大師曾寫一封信給律華師，要他先不要把信拆開來看，到在他圓寂以後再拆開來看。信中內容大致說，你還年輕，善根很深，要與妙蓮法師同住等（附注：見《弘一大師永懷錄》「憶痕條」農曆八月十五、十六日，弘一大師在溫陵養老院講《八大人覺經》及《淨土法要》時大師聲音已微，農曆八月廿三日爲轉道老和尚寫七十壽慶對聯，漸示微疾並發熱，猶爲晉江中學學生寫「不爲自己求安樂，但願衆生得離苦」中堂百餘幅。農曆八月廿四日，開始食量逐減。農曆八月廿八日，弘一大師叫我至臥室將親筆寫好的遺囑交給我：「余於未命終前，臨命終時，既及命終後，皆托妙蓮師一人負責，他人無論何人不得干預」。農曆八月廿九日下午五時，弘一大師囑付我五件事：

一、在已停止說話，及呼吸短促，或神志昏迷時，即須預備助念應須之物。

二、當助念之時，須先附耳通知云，我來助念，然後助念。  
如未吉祥卧者，待改正吉祥卧後，再行助念。助念時，

誦《普賢行願品讚》，乃至所有十方世界中……等正文，末後再念「南無阿彌陀佛」十聲，不搥木魚，大聲緩唸，再唱回向偈，「願生西方淨土中」乃至「普利一切諸含識」，當此誦經之際，若見予眼中流淚，此乃「悲欣交集」所感、非是他故，不可誤會！

### 三、察窗門有未關妥者，關妥鎖起；

四、入龕時，如天氣熱者，待半日後即合龕，涼者則待二三

日裝龕，不必穿好衣服，只穿舊短褲，以遮下根即已：龕用養老院的，送承天寺焚化：

五、待七日後再封龕門，然後焚化，遺骸分爲兩蟬，一送承天寺普同塔，一送開元寺普同塔。

在未裝龕以前，不須移動，仍隨舊安臥床上：如已裝龕，即可移去承天寺。

去時，將常用之小盃四個帶去，填龕四腳，盛滿以水，以免螞蟻嗅味走上，致焚化時損害螞蟻生命，應須謹慎。再則，既送化身窯內，汝須逐日將填龕腳小盃之水加滿，爲恐水乾去，又引起螞蟻嗅味上來故。

農曆九月初一日下午，弘一大師寫「悲欣交集」四字給我，作爲最後的遺墨。農曆九月初三日，弘一大師叫我寫付溫陵養老院的遺囑，農曆九月初四日（即四十二年十月十三日）晚上七時四十五分，大師呼吸短促，我就按弘一大師的遺囑唸《普賢行願品》後，大聲唸十聲「南無阿彌陀佛」至八時就安祥而逝。

按照弘一大師遺囑，至九月初六上午入龕，下午送龕去承天寺安座，至九月十一日晚上七時，大衆集會誦《普賢行願品讚》完，起《讚佛偈》唸佛，大衆稱唸「南無阿彌陀佛……」至八時焚化，十時餘才化完。在火化時四衆皆見多色的猛烈火光。

九月十二日晨，拾靈骨裝滿兩罐，當時拾得舍利數顆，其餘碎骨炭灰等，我均將包起收藏。事後即將靈骨遵遺命送開元寺，

承天寺供養，事畢後，我奉舍利及碎骨炭灰面開元寺自己房中，於百日內常唸地藏菩薩，隨於碎骨炭灰內揀得舍利子一千八百餘顆，舍利塊五、六百顆，本擬照像並做銅版，奈當時本省無法可製，又照相代價非常高，無人負擔，故暫作擺。從五七年三月至六年五月建造弘一大師塔墓時，將所有舍利子、舍利塊，骨灰都收藏入塔墓中。文革大劫時，塔被破壞，舍利子，舍利塊，骨灰全被盜走了。

自弘一大師西歸後，我於一九四二年農曆九月初六日，送弘一大師化身龕去承天寺安座後，我即將大師在養老院的一部分遺著、遺物等由我收存後，暫寄在開元寺性常法師關內，我即從養老院遷回開元寺藏經閣，開方便關自修。弘一大師圓寂離開我們已有四十八周年了，今年又是弘一大師誕辰一百一十周年，想起我親近弘一大師的一段因緣，不能繼承大師遺志，感到慚愧，我終身難忘他的高風遺範，永遠活在人間。

問：弘一大師教弘華嚴、行在彌陀。同時一生弘揚淨土法門，大師崇拜西方淨土，特別對淨土宗的印光大師很崇拜，請您談一談這方面的內容。

答：弘一大師一生是身宏律範，死歸安養，行宗華嚴，以十大願王，導歸淨土。大師研究《華嚴行願品別行疏抄》、《華嚴懸記》、《搜玄記》等大量的華嚴宗典籍都加以研究，頗有心得。大師在自撰《華嚴集聯三百》一書序言中這樣說：「隻句片言，文義不具，但覩集聯、密識經旨，故於卷末、別敍《華嚴經讀誦研習入門次第》一卷，惟願後賢見集聯者，更復發心讀誦研習《華嚴》大典，以茲集聯爲因得入毗盧淵府，是猶餘所希冀者焉。大師又在《華嚴經讀誦研習入門次第》一文開始就提出：「讀誦研習宜並行之」。可見弘一大師研究《華嚴經》的態度。

弘一大師的一生遵照南山律宗第十代祖師靈芝律師：「身宏

律範，死歸安養」的教導，宏護南山律教三大部、五小部，加圈點，分段分科，使後之學者易於入門：律己持人，以身作則，良範威人。行持則心歸淨土，且弘揚淨土，以《普賢行願品》十大願王導歸淨土，勸人唸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抄寫《藥師經》勸歸淨土。弘一大師在臨終前，叫我唸《普賢行願品》，唸南無阿彌陀佛爲歸宿。

弘一大師對淨土宗的印光大師特別推崇，出家後，曾到南海普陀山去親近印光大師，他對印光大師的評價：見解透徹，行持踏實，平易近人。

問：弘一大師對萬益，見月等大師的研究與評價如何？

答：弘一大師一生崇敬修持戒律的大德高僧，所以對這兩位古德的評價很高，曾編《萬益大師年譜》、《見月律師行腳圖》以推崇。弘一大師出家後，就專研戒律，精修梵行，行師萬益大師，依地藏菩薩的宏願，嚴淨毗尼，稟遵萬益大師的遺教，同時，弘一大師又依《靈峯宗論》摭寫警訓，以自惕，編《寒笳集》一部，大師出家爲僧後，在未見到南山律時，已經開始讀《毗尼事義集要》，提倡弘揚律學，以救時弊。

問：弘一大師爲甚麼要提倡在家學佛？

答：弘一大師提倡在家學佛，是因爲在家學佛開始是以歸依三寶，受持五戒十善和八關齋戒，這些都比較容易受持。而我們

還是要授的，可以維持現狀。

在這裏我補充說一件事，明末的萬益大師自己感覺得不到戒，在四十六歲時退作但三皈人，並且根據一部《占察經》中的占察善惡輪相等，在佛前禮拜《占察懺儀》，於四十七歲元旦獲清淨論相，才得到沙彌菩薩戒。所以，弘一大師極力提倡大家都來禮《占察懺儀》，用占察論相修持幾年，得到清淨戒體，真正達到佛教戒律中的沙彌戒，比丘戒。弘一大師對萬益大師的推崇就是爲了這一點，大師認爲中國佛教從明朝以後，用一年修持得到清淨戒體的沙彌菩薩戒的人，只有萬益大師一個，沒有第二個人。

南山律宗從宋以後，在中國就失傳了，所以從宋朝以來的授（求）戒，都是不如法的。比如現在講：受沙彌戒，其中一些戒條，大家都做不到了，剛一受戒，就有人過午吃飯，用香皂、看戲，看電視，身中藏有金銀錢財，這些都是不如法的，因此現在講受沙彌戒，是得不到戒的，一邊受戒，一邊就破戒，怎麼能得到戒呢？因此弘一大師提倡大家來自誓受八關齋戒，對於這些方面，我體會很深，我們這些現在在叢林忙事情的人，連八關齋戒也不能持了。當時弘一大師在編《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編》時，是腳踏實地的，不是講空話的。比如我現在早晚接待來賓，隨衆過堂、做早晚功課、一日三餐，忙些日常性的事務，連八關齋戒也都受（守）不住了。

弘一大師對在家學佛方面的研究資料，可以尋找的有《五戒相經》，以及自編的《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編》等。

問：弘一大師用書法宣傳佛法，在結緣流通時，它對社會有甚麼影響？

答：弘一大師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入佛門後，把各種藝術都放棄了，唯獨書法這一門在出家以後還利用，但他不主張出家人刻意地練寫書法。我會要求弘一大師教我練毛筆字，大師說：我的書法是在家學的，出家人是爲解脫生死，最好不要學寫書

法，把字寫端正就好了。

弘一大師一生用書法來宣傳佛法，在結緣流通當中的影響是很大的，當時我在親近弘一大師時，他只叫我修行唸佛，發心求正覺，忘己濟羣生，這些對我一生都有很大的啟發。

弘一大師常書寫《華嚴經》中的集聯贈送他人，如：「不爲自己求安樂，但願衆生得離苦」，「發心求正覺，忘己濟羣生」等佛教對聯。在抗戰期間，弘一大師曾寫一副對聯以自勉，「唸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唸佛」以及「人人爲我，我爲人人」的小方幅。

以上這些對社會各界引起了很大的影響，如「不爲自己求安樂，但願衆生得離苦」句，若大家都有這樣的心（想法），就不損害別人的利益，並且還要求自己處處方便別人，利益別人，又「發心求正覺，忘己濟羣生」句，這是說行者發心一定要以求正覺的態度，那麼，怎麼樣才能得到正覺呢？要去掉私心，偏心，邪心，如果是三心去掉，這樣才能真正得到正覺，做到「忘己」，才能利益羣衆，救度有情。「唸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唸佛」這裏的第一句是告訴人們既然能真正唸佛修行，但是作爲人民的一分子，在自己國家受到外來的侵略時，一定要不忘救國，教育我們要具有愛國主義思想，要有佛陀那樣的大雄大力，大無畏的精神才能救國，第二句是告訴我們要犧牲自己，才能救國，才能盡心盡力地爲國建設，促進國家興隆。「人人爲我，我爲人人」句，這一句話是說：我們的一切衣食住藥，食用所需都是他人爲我創造的，所以我們享受別人創造的成果，我們也理應爲大家做出應有的貢獻，這就是我們佛教義的報恩思想的體現，以上這些對淨化人心，造福社會有着積極的現實意義。

問：弘一大師對僧教育的主張和具體內容是甚麼？

答：弘一大師早年在學校裏教書育人，是學行並進的，出家以後，創辦過「佛教養正院」等學校，弘一大師的僧教育的主張，重點是圍繞自尊、持戒、惜福、習勞等四個方面，他在擬定佛教

養正院教科用書表一文中明確提出教書三年的經驗，其僧教育的宗旨歸納爲：「深信佛菩薩靈感之事，深信善惡、報應不爽，深知爲何出家，及出家後應作何事等等」。按教學進程，第一年講課有《佛教問答》、《到光明之路》、《學佛淺說》，助覺管見、學佛摘要》、《格言聯璧》選講，《初機淨業指南》、《法味》、《談因》、《印光法師嘉言錄》、《地藏菩薩本願經》：

第二年講課本有：《普門品圖證》、《遺教經》、《四十二章經》、《八大人覺經》、《飾終津學》、《省庵發菩提心文》、《西方發願文》、《佛法導論》、《二時課誦》、《十善業道經》：

第三年講課本有：《念佛伽陀》、《佛教初學課本》、《三字頌》、《大悲心咒行法》、《淨心戒規法》、《梵網經戒本》、《小止觀》、《寒笳集》：

除講課本之外，還例有讀本。第一年讀本有：《二時課誦》、《格言聯璧》、《地藏菩薩本願經》：

第二年讀本有：《普門品》、《遺教經》、《四十二章經》、《八大人覺經》、《西方發願文》、《念佛伽陀》、《佛教初探課本》；

第三年讀本有：《三字頌》、《梵網經戒》、《普賢行願品》。

至於當今中國佛教在培養接班人的問題上，其佛學院的辦學方針可以根據弘一大師的僧教育思想作爲指南，我以爲按照上面的課程進程辦佛學院，使佛學院學僧成爲學修並重的弘法僧寶。

問：請您老談一談最近出版的《弘一大師全集》的情況。

答：《弘一大師全集》的整理編輯工作是由莆田廣化寺的圓拙法師和泉州女子佛學苑的陳珍珍居士發起的，得到了各界人士的支持與幫助，工作很順利，並請林子青、沈繼生等居士協助編輯整理工作，整個工作花了近三年的時間，我提供一些弘一大師生前的原始資料和實物，現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準備明年在全國公開發行。

（完）